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十四回 謫遼陽情傷毒役 過秦嶺念切慈親

三緘自辭雙親，身繫刑具，在兵部堂上，俟其發落起程。可恨上衣於遭發時，私語二役張順、吳輯曰：「爾解李某，若近遼陽地面，暗將性命結果，討一病故文書回覆，吾自重重賞之。」二役領命，押上附關大道。在本都所轄之地，尚以老爺稱呼。行至月餘，地異人殊，二役做樣裝模，已不似都內情景。三緘暗想：「孤身隻影，難與為敵，只得時沽酒脯，以買其心。」路途中或疾或徐，猶不受其呵斥。又行數月，銀已無幾，酒脯漸希。二役常在路途吼誓之曰：「爾非天上李宿魔星，同什麼謀，造什麼亂？觸了上怒，充配遼陽，萬里迢遙，風霜受盡，在爾自作自受，份所當然。吾二人代爾奔勞，隨侍長途，同受馳驅之苦，雖得兩點酒食，未嘗一餐醉飽。爾宜自便，休在道上緩步輕移，而為今不比官時喝六呼么，有人奉承也。從此言後，如若一日不行二百里途程，張老爺、吳老爺實不愛的。」三緘曰：「張頭、吳頭，耐煩些須，念我無辜受累，冤遭不白，自幼攻書學館，難於奔馳，緩緩待吾，自有到遼陽之日。」言殊可憫。張順勃然大怒，以手指三緘之額而言曰：「你這王八彈子，真是不懂人情。遼陽曆都里約萬餘，兵部所發銀兩原有定數，如任爾遲遲步履，倘多延一月，他日老子歸去，豈不是要乞丐一月乎？」吳魁曰：「如行再緩，蠻法治之。」張順曰：「若動蠻法，爾命休矣。」吳魁曰：「前後話且休提及，可將爾那犬足發快當些。」三緘被張、吳二役語二言三，氣得雙淚交流，不敢稍酬一句。自是為役所逼，奮力前行。

復行十數日，已近秦嶺。三緘舉首望之，嶺若長虹，橫隔天外；雲霞星斗，出沒皆在半山。暗自思曰：「遼陽隔嶺不知幾許，如在嶺外，不想再回鄉井矣。」思念及此，咽嗚不止。

耳聞二役相與言曰：「是地人稀，旅舍寥寥，此去南關不識還須幾日，可至前面逢人問之。」行約里餘，見一小溪，溪上蘆花皎潔，如雪花之深處，隱有茅舍在焉。二役與三緘繞溪而行，行至茅舍，日已西墜。三人同人，店主詢曰：「客來何地？」二役曰：「吾在都內押一皇犯，充配遼陽，前當解役時，曾至秦嶺下，但暫來暫去，路已生疏。動問主人，前面尚有旅舍否？」店主曰：「荒涼之區，旅舍稀少，後因充配軍犯連年甚眾，故旅舍亦伙。近來充配漸寡，旅舍拆去者累累矣。而今前面業已拆盡，必到南關方能容人，外此則無有也。」二役曰：「此隔南關，路程有幾？」店主曰：「兩日可到。」二役曰：「兩日方到，飲食何由得乎？」店主曰：「必辦乾糧，以充二日之饑焉。」二役曰：「宿居何所？」店主曰：「此地蘆茅茂密，結蘆而臥，亦可棲身。」二役曰：「如是，今宵下榻於斯，明日再作理會。」三人餐罷飯食，歸室安寢。

剛欲入榻，張順曰：「吳伙計，可告便否？」吳魁曰：「欲去。」二人於是執燈同往，轉轉折折，已入廁中。三緘近日常防二役暗害，尾後竊聽。果聞張順謂吳魁曰：「歷來解押皇犯充配遼陽，能有幾人竟入遼陽地界？每到是處結果性命，歸以病故稟之。我戴月披星，來茲僻壤，乃已心盡。明日押到前面，將犯刺殺，拋入蘆花，仍返此間止宿一夕；然後急急歸從原路，豈不稍省辛苦乎？」吳魁曰：「弟心亦欲如是，且起解時雲大人已有刺殺之命，事不宜緩，明日下手可也。」三緘竊聽至此，心膽俱碎，退歸寢所，暗思脫逃良策。

移時，二役入室，同臥彼榻，未逾一刻，鼻息如雷。三緘夜不成眠，右想左思，未得其計。忽聞旅主與老妻言曰：「今日二役所押之人，可惜骨嫩年輕，死在旦夕矣。」妻曰：「彼無重病，烏得速死？」旅主曰：「凡解皇犯至此，多遭刺殺，能到遼陽者十中不過二三。」妻曰：「何不救之？」旅主曰：「皇家要犯，如何敢救？」妻曰：「彼胡不自逃耶？」旅主曰：「彼如肯逃，出戶右行，蘆花愈密，由溪轉左，尚有黃姓旅舍。特恐彼不知，明日定遭毒手矣。」三緘幸聞是語，遂將縲繼與銀兩捲入懷內，輕輕走出。喜此旅舍以蘆乾約束為門，易於啟之。

三緘出得舍外，但見星光隱約，月影依稀，即如店主言，向溪右而去。時至秋季，蟲聲唧唧，玉露盈盈，三緘繞溪徐行，步履衣衫概已濕透。俟至天曉，隱於蘆花密處，雖覺寒冷，不敢聲張。

二役蘇，張順曰：「後日可抵南關，入關交卸，急回都下，此時父母以及妻兒，諒必望眼將穿，調李家老爺可曾發賞否也。」吳魁曰：「有賞，賞爾一人頭足矣。」張順曰：「好好打點，不然屍無厝所。」吳魁曰：「厝於蛇虎腹中，方能快發。」張順曰：「厝蛇腹焉，子孫手耍雙龍；厝虎腹焉，子孫行橫一世。」吳魁曰：「如若厝於獐鹿腹焉，子孫必為狐群狗黨矣。」二役言來語去，未聞應答一詞。張順曰：「死囚尚在夢裡耶？」吳魁曰：「彼又思受皮鞭乎？」張順曰：「爾試呼之。」呼及再三，亦無應答。張順曰：「呼之不醒，何弗擊以刀背？」吳魁起，持刀近榻，以手撫之而驚曰：「皇犯逃矣。」忙呼主人，燃點燈檠，遍室尋之不得。旅主曰：「彼如逃出舍外，爾休望再見也。」二役不服，出舍望之，遍地皆蘆花白如雪。因而商曰：「吾等暫駐於斯，諒彼無所依歸，不久必轉。」殊駐一二日，毫無影響，二役知不能得，將飯銀賞楚，向都而回。

三緘身隱蘆中，竊聽無人行動，始出溪岸，繞蘆前征。行至日影西斜，尚見簇簇蘆花，若無涯渙。是時腹中甚餒，步履維艱，又恐二役尋來，忙忙掬飲溪泉，以療饑渴飲已，足力稍健，逢有路徑，即由之去，不暇問及狼窩虎窟。行復數裡，蘆花已過，一帶茂林，周圍荆棘縱橫，似無行客之路。立望良久，瞥見林左有小小路徑。三緘出得荆棘，轉至其間，正待前趨，林內腥風忽起，駐足凝睇，見一黑蟒大約數圍，蜿蜒而來，其行甚疾。三緘恐避不及，斜向西行。孰知蟒亦西奔，相隔不過數武。三緘奔力已憊，當頭一蟒，巨更勝前。駭極，狂奔北面，緣木而上，幸得此樹葉茂枝繁，中有雀巢如人居室。三緘隱入，偷窺二蟒，始而以首相觸，繼而以舌相舐，終而將身掙立，約有二丈餘高，各吐一珠，其大如碗，拋而復墜，墜而復拋者累累。

久之，二蟒欲別，以首觸地如相揖狀。觸罷，口噴黑煙，頃刻四野迷漫，大雨如注。三緘身在巢內，雨不能泄，體尚安然，然終日未得一餐，腹餒實甚，於無可如何之際以手拭之，若有果焉，自樹枝而墜於巢外，試立身細視，其果最伙。三緘饑極，遂摘一二枚去殼而吞，味甜如蜜，連食數十，覺腹已飽。

犬臥巢中，將近二更，聞得林內猿啼虎嘯，不禁毛髮竦然。三緘至斯，利藪名場淡如白水矣。因自歎曰：「吾父吾母生予一人，所望揚名顯親，光大門第。幸而得領鄉薦，奉王爵秩，出任昆明，只憶位至公卿，以遂父母心念。豈知累被上衣劾奏，受罪天牢，又沾皇上仁慈，不忍斷吾首領，恩施格外，充配遼陽。而二役心抱不良，暗欲誅吾於異域。倘非旅主談及所逃之處，安能脫茲虎口。今以堂堂舉子，犬臥雀巢，不知何時得歸與父母相會！」所言至此，復繼以泣曰：「吾今而知名利如花，轉眼即謝，不若煉成大道，受享仙福，為不朽焉。」輾轉思維，神倦入夢。

臥至天曉，忽聞空際聲傳瑟瑟，翹首視去，見二巨鳥展翅如屏，一往一來，翱翔霄漢。無何下駐樹枝，彼鳥昂首一鳴，響若銅鐘；此鳥亦鳴數聲，震如皮鼓。二鳥鳴後，相繼近巢，視內有人，以嘴啄衣，似欲呼之使行者。三緘告曰：「吾受冤獄充配遼陽，二役不仁，欲誅吾命。吾暗逃此，又遇蟒行，不得已而借巢避之，望祈靈鳥指吾去路。如得生還故里，肺腑銘恩。」二鳥聞言，若已知之，彼鳥首向樹西，點頭者再。三緘曰：「靈鳥囑吾西行乎？」鳥鳴一聲，若應答：「然。」三緘又告曰：「吾腹餒甚，如何能到旅舍？」此鳥出巢，銜果數十枚，置於懷內，三緘曰：「是果可食乎？」此鳥點頭者又三焉。

三緘食畢，叩謝下樹，直向西去。茂林剛盡，復入蘆花，轉轉旋旋，覺得路途似來時所經過者。正奔走間，遙聞人語聲急，由人聲處而來，則前之旅舍也。三緘欲入，恐二役尚在此間，乃舍後盤桓。經半日，日將西墜，始入其門。旅主驚曰：「爾前之逃犯乎？」三緘聞得「逃犯」二字，戰慄不已。旅主曰：「毋懼，毋懼，解役已回都矣。皆爾祖宗有靈，能知逃避，不然焉存性命以至於今。」三緘拜謝曰：「吾知逃避，皆翁所教也。」旅主曰：「吾烏教爾？」三緘曰：「初至之夕，二役入廁，商誅吾命，吾竊聽甚悉，苦難脫身。突聞翁嫗閒談，言及逃路，遂乘二役臥熟，向舍右逃之。然所行地面，概屬蘆乾，盡一日之力，旅舍全無。傍晚時遇二黑蟒，一逼於後，一截於前，駭甚，向北狂奔。奔約里餘，巨樹當道，吾梯而上，有巢如室，犬臥其中。次日，二鳥飛鳴來

巢，吾跪祝之，鳥指去路，下樹西走，不意又與旅主相見焉。」旅主訝然曰：「先人傳說，花仙洞中有巨蟒，古楊枝上有靈鳶，二物善能傷人。爾遇之而不為害，爾宗爾祖積德必厚，否則不死於役，斷死於二蟒、雙鳶矣。而今解役已去，爾何歸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愚意依翁駐此，俟罪滿後乃回都中。」旅主搖首曰：「此係朝廷解犯要路，倘被他役查得，如之奈何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地既不可居，吾又焉往？」旅主曰：「不如竟入南關，關內罪犯甚眾，爾無解役，自少盤查。如或關吏問時，只言奉父母命來視兄弟。將關混過，秦嶺以外皆屬異域，諒無拘束也。」三緘得旅主計，暫駐一夕。

晨起早餐後，旅主為之裹餼糧焉。三緘跪地辭行，慘切之情，見者墮淚。旅主曰：「吾與子備有餼糧，可敷兩日用度。過此兩日，已到南關，雖無中華米谷之食，而蓄頗豐熟，不至啼饑。」三緘接過餼糧，以銀予之。旅主曰：「吾見子情甚慘切，暗為悲傷，此糧特以送君，一絲一毫吾不索也。」三緘再三告謝，竟向南面而去。孤身獨自，苦不可言，兼之秋去冬來，冷氣凝冰，朔風刺面，足僵手冷，更見情傷。三緘抱著哭面愁腸，徐徐進發。行至午後，腹已餒矣，解開餼糧布袋，取而吃罷，掬水飲之。忽遇二人形貌不善，見三緘而問曰：「爾屬何地人氏，在此胡為？」三緘曰：「因兄得罪，充配遼陽，雙親命吾前來一省耳。」二人曰：「且訴爾兄名姓，實係何年得罪，由何省何府何州何縣發配，吾必知之。」三緘誑之曰：「兄弟郝有思，由都起解，已四載矣。」二人曰：「本關中罪犯極多，一時不能盡悉，吾等亦解犯來此，茲已交過，要回都下，奈銀錢甚少，路費不敷。仁兄萬里省親，隨身白銀必重，祈借一二，他日回都相付，決不食言。」三緘曰：「行路之人，能帶幾許。」二人曰：「休得推辭，好好借貸則罷，否則吾必搜汝。」三緘聞言不合，抽身欲行，二人各執佩刀，扭住三緘，繩勒其喉。三緘氣無所伸，已夢入黃泉矣。二人搜得銀兩並及餼糧，直向前途欣喜而去。

三緘魂魄無依，遍處荒竄，竄至陰陽界，為界官所見而止之曰：「爾首祥光發現，必非凡品，可立於茲，待吾交遞森羅，以候定奪。」言已，行文五殿；五殿即飭界官導至，一一詳詢，知為紫霞門徒虛無於所化之三緘，遂遣駐節廳仙童飛稟紫霞。紫霞至，森羅出迎入座，當擬三緘之魂交之。紫霞來到三緘死所，解去喉繩，以靈丹納入口中，仍使魂還軀殼。歸至天半，得遇清虛真人。清虛曰：「三緘既入迷陣，受茲磨折，諒已知悔，何弗提至清閒之地，以便傳道，而為闡道用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尚有待焉。」清虛曰：「如何？」紫霞曰：「不使之磨到極處，其心易為名利誘也。」清虛點首曰：「世多磨人術，其心要堅固；迷陣越加深，終無歸真路。愈磨性乃堅，不磨煉未熟；紫霞待弟子，恰似培花樹；他年道闡明，長受仙家福。」偈已別去。

三緘自得紫霞解救蘇來，知銀糧兩失，大哭弗已。哭已而思，其身空乏，欲進不可，欲退不能，想思逾時，計無所施，只得慘慘淒淒，又望南關而走。未幾，夕陽在山，煙迷四野，三緘無所歸宿，坐於大樟樹下，甚恐虎狼來往，為彼吞噬。於是梯樟而上，冀如雀巢之居。剛上半矣，忽見前面隱有人行。

三緘速下，佇立以待。及其人近，乃一老叟。三緘詢曰：「翁何往？」老叟曰：「鋤雲而歸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欲借宿翁家，不識翁肯容否？」老叟曰：「失路誰無之悲，借宿亦常有之事，特恐蓬廬湫隘，不肯駕止高人。」三緘曰：「翁太謙矣。小子恩沾止宿，他年如脫苦難，稍獲寸進，必有報焉。」老叟曰：「止宿一宵，何堪言報。」遂導入第，款以酒食，然執盤箸酒器者，惟少女一，以外無人。此女貌美如仙，常常目睇三緘。

三緘俯首，不敢仰視。飲畢，老叟曰：「夜深矣，君可就寢。但寒家人數無幾，室僅兩榻，吾與相公同臥，老妻與吾女共臥。相公遠來，休得見笑。」三緘連稱不敢，隨叟入室。老母笑曰：「相公青年，吾女亦少，不若配為夫婦，長住於此，免使朝日奔馳。」是時，三緘窮無所歸，又見此女不遜杏嬌、桃婢，慨然諾之。老叟喜，整頓衣冠，焚香秉燭，二人成禮後，攜手入榻，相抱而眠。次早視之，仍在大樟樹下，所抱者一枯朽樹頭也。三緘知為鬼弄，面帶羞容，俯首前趨。

俄而南關在望。三緘到此，無銀換食，將衣易之。暫住二日，熟視關中風景，難以棲身，整整精神，竟投秦嶺。是嶺地勢奇險可畏，三緘諒難久住，不覺思親急急，傷及肺腑。負疾難行，遂於路旁臥以待斃。